玉塵新譚

偶記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瑋鬱儀閱

一 帝鴻氏之硯

河東舜廟中大硯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脩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有穿穴蜀犍爲人得楊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角

紫玉盈坐

漢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　國朝慶成王有子百人每會紫玉盈坐至不相識

張九成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酬荅如響

二程同赴一席

程伯淳兄弟同赴一席顧見坐中妓即拂衣去

獨伯淳與飲盡歡明日伯淳過弟齋頤猶有怒色伯淳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聞新主詔至遂大慟哭投湖水中死

玉雞苗

東平許司馬家薔薇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雞狀五色粲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武城

子游之武城今兖州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

藏書富猗頓

桓譚藏書甚多時謂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猗頓

張宜人

楊忠愍獄既成宜人張氏上書請代先是公劾
相嵩疏上諸舊識畏嵩勢咸匿避去惟王司馬
遴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隆慶改元公既受褒䘏
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祀公乃特建祠賜額
曰旌忠

舐目致明

舜爲瞽瞍舐目瞍復致明

金雞

一茂才甚椎魯嘗過余山房遇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殊進望之似木雞矣其人遽怫然曰君便是金雞

劉道人

嵩源劉道人精於相地嘗往來永豐間有小民家禮遇殊殷勤劉感其意爲擇地營葬且云誠爲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舉家出羅拜於庭劉視之不懌謂曰女家俱無人

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閉中門三
載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婦果生子
狀貌大異凡見至二載餘家當娶婦遂開中門
是夕兒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謂地不祥發之
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耗又嘗爲妻姓卜
葬云後多顯至出王妃須遷不爾禍且莫測後
婁諒妻性相繼登仕籍女爲寧藩妃咸謂地吉
不果遷竟坐族葛源本余邑地今隸興安

詣掾長揖

桑悦為某州博士提學掾至悦不為迎掾素聞悦名使吏召之悦怒曰始吾謂人未有無耳者今掾無耳耶且悦非可能令來者必欲相見乎爾第還我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後三日詣掾長揖即就列掾作色曰博士藐掾耶即有學何能加乃公悦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能過悦耶

令徒以勢位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

恍賤誠不足以當公但恍去則人謂明公不能

容天下士耳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巳容之

雲齊

寧王臞仙每月令人往廬山顛聚裯雲囊歸結

小屋曰雲齊障以簾幕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

氳如在巖岫

以字行

黃太常子澄名湜練中丞子寧名安楊文貞士奇名寓金文靖幼孜名善羅侍郎汝敬名簡吳徵君與弼名夢祥俱以字行

駙馬提學

洪武十九年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較兼理地方事務

甦念阿房宮賦

楊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

髮鬆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卽止

右軍帖

唐太宗博購右軍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褚登善獨論所出無舛冐者

暗誦九經

曾侍郎魯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人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

辭賻

文徵仲父林爲温州太守卒于官僚佐大夫以千金致賻辤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貲取不幸先朝露甦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

長春樹

周公墓上有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又燕昭王有長春樹其花如芙蕖四時異色

鱉腹中有老人

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鱉重八斤一酒家買之置室中夜半忽作人聲明日剖視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首戴皮帽毫髮逼眞又頴川王戸部在通州一日宴客庖人烹鱉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王自是遂絕此味

少陵舊居

杜少陵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樹至今呼爲子美樹

張仲清

張仲清名澄閩之漳州人自言廿三四時終日悠悠忽忽年二十夌武夷山水之勝遂結宮焉山中不携書史惟筆研自隨亦無著述或閉目蒼飆或怡情峭壁深崖間泊如也人諷以用世答曰余固非忘情者欲向此中理會廡他時得

一當事不令手足忙亂耳問以何時出山曰以十年爲率余友費文孫游武夷歸譚甚悉余欽其高風故特記之

秣馬

漢廣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顧仲恭云謙不敢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極得詩意

設肆鬻字

洪鍾四歲隨父往都舟中父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爲父行變屢勝客局至京師設肆鬻字

桂侍御

余邑桂侍御榮按楚時嘗欲撻一宰夫其人所覓不得大言曰仕途甚狹耳何得乃爾公益怒甚厚責之後侍御以事下刑部獄遇一獄卒伏侍惟謹詢之卽向其人也侍御因嗟嘆不已

筆仙

汝頴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勢要達官督之無郄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時謂筆仙

赤虹化黃玉

孔子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

王郡尊

吾信王郡尊之麟常熟人在郡清介多惠政至
今民懷之公爲比部郎時有勢家子强奪人婦
公按治之法其人遍乞書致公不能解乃屬權
貴緩頰百端公怒曰若視我强項郎眉髮楚楚
豈爲纍縶見下少時嘗挈家避賊舟中賊過衆
皆驚恐舟人不能操舟公自起操之賊去乃以
舟授舟人復手披一編神色自若

海鹽墜龍

浙江海鹽縣白晝空中忽墜一龍身首兩截鮮
血迸流長數十丈

見博山鑪頻顣

費文孫曾以六百文貨一博山鑪一士人見而
頻顣曰是焉用何不亟索還貿一對小豕也

廿少府

廿少府竄名劉夢得云藥名

神交濟南

兪仲蔚神交濟南托徐子與以介遺詩有曰未見致款曲亮繇心相知又曰曠若懷古人千載與我睽又曰來章倘不乏應慰長渴饑讀此則心折濟南可知王元美謂仲蔚于今詩不甚推于鱗不知何意

盥沐用七人

陳智爲都御史性褊狹撻左右無虛日每盥沐用七人二人捝衣二人揭領一人捧匜一人捧

水盂一人執帨稍不如意便撻一掌至盥畢必有三四人被掌者

叱水減

巳酉夏閒江西積雨不止水勢瀰漫貴溪尤大直淹至眞人府眞人乃大書朱符置水上以劒叱之退則水減尺再叱則水減半俄而水盡平視前後人家漂沒殆盡

絶照

鮑明遠本名照唐人避武氏諱減爲昭

素負節槩

寧藩之變許副使逵不屈死之時其父家居聞江西有一副使遇害卽爲位易服而哭人惟問之曰吾兒素負節槩爲若無疑

偶記卷之五

偶記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參謀𢘿鬱儀閱

御史河

松江繇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敘以御史左遷來尹嘉定到官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即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

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未掘得石碑長尺餘

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

花歎

楊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

宴一株令一倡倚其旁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

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歎聲

夢日入懷

李于鱗母張夫人夢日入懷既而于鱗生

陳太丘碑下氣

鄧艾年十二讀陳太丘碑見碑下忽有青氣命人掘之得一刀長三尺餘黑如漆遂自佩之刀上常有氣凄凄然時人以為神物

喻村

玉山喻村有人耕田見土中有物如水牛狀已而田忽陷并没于水又樵夫入山遇一人三頭遂驚死

穆王書史

周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後以載其書

曹聖君

曹攄爲臨淄令辨究伸滯都無枉屈人稱曹聖君

風賦

余年十七始學詩十九著風賦

取灰撒羹

歐陽清微時貧甚除日往所識屠家貰肉一斤屠不在其子與之屠歸聞之恚甚趨入清家索取時已煮之釜中矣屠卽就釜持上又取灰撒入其羹而去踰年清貴顯屠乃盛陳禮物詣賀清於衆前杖之數十一時稱快氣量太小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

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僧家大言不慚

肙顯要姓字以博一日之名中人猶且不爲而近日僧家每襲此募緣尚詡詡人前曰我等出世王侯卿相莫予若也何其大言不慚乎

[illegible][illegible]說鬼

張眞人家說鬼錄所載甚奇

天台丈人

右軍書黃庭訖空中有語曰吾天台丈人也鄉書感我何況人乎

載泉水

閩中有一士人初遊吳下還輜重數十半載巽青半則惠山泉楊子江心水其丈見之懣甚盡爲擊破其甕庭可運舟客皆絶倒

古鏡

有人夜于池邊閒步見池中隱隱有月影次夜

徃視復然因使人掘池中得古鏡如小碟許以照人循頂至踵無所不見

純任直法

費文孫每舉動必就余商得失雖延見一士與四方請文之應率無不然余或未之許至有垂成中止者其著述亦必取决于余余所善衆非勿恤余所欲删即衆人極口揄揚弗存也故余與文孫交得純任直法自此以還余之處友多

寓直於婉乃有純任婉而友之訑訑無改愈深
昔者吾友之思矣

紙錠化眞金

南州有兄弟兩人貧窘日甚聞人譚天雨金事
乃日夜作癡想其儕有儇薄子厭其狀以泥一
大紙錠夜靜携置其門首懸敲戶數下而去其
弟啓戶出覘寂無人忽有物朗然耀目舉之不
可動急呼其兄起共舁以入至明覘之則化爲

與金矣自此家日富裕

鼎折足

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爲凶夫子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也果克之

詞女之夫

趙明誠晝寢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矣上巳脫芝芙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易安爲妻

春草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歐家童

嶺南歐廣文大任有家童能詩

聞捷鼾寢

夏憲副尚朴郡永豐人初第時方熟臥邸中家人趨告應之輒鼾寢如故時有同捷者喜極而扶其爪聞夏事不覺愧汗

杜門

余性好奬借人才一字可稱必廣爲延譽然機巧之徒至以此市交相對謬爲肝膽背則反唇此古人所以杜門也

銅唾壺

王元美家藏一銅唾壺爲上代物僅得其底常以自隨巳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乃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覦之乃其盔子王大喜再懸上

金今撈取復得脗合

龍井化酒

隆慶六年五月杭州龍目井水化爲酒

屏騶從問民間

周文襄恍巡撫河南嘗屏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惟恐不得盡

白鵠

曹洪有駿馬號曰白鵠瞬息行數百里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時人諺曰平空虛躍

曹家白鵠

我朝宦官

我朝宦官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陳寬之謹厚王岳之忠讜皆不可少如馬騏激變交趾吉祥怨望啓叛蔣晃譏亂宮闈李廣納賂干政則其輩中之

罪人也至王振之釀禍土木汪直之肆毒西廠劉瑾之謀移宗社則罪眞不容逭矣

五色土

貴溪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眞人取以爲符籙

徙癰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至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遂大膿爛出赤黃斗餘

樹蔭

山東異事

丁巳秋山東武城縣有異物四塊倏自天降入地四五尺相隔一二里許各地方隨將物掘出驗看大小長員不等初開其熱如火其色外黑內白叩之有聲不識何物又長山鄒平二縣地裂數處

偏翻子

僞髯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髯凡經掌撫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遠志

遠志久服之令人覺書輙記不忘

青蠅拜賀

術士有相牛僧孺云他日當得青蠅拜賀始及第牛疑之後應制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

立約數萬計折躬再三良久乃去已而登第

鍾十二峯之秀

楊子雲著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以父寓巫山時生論者謂鍾十二峯之秀

知禽語

麗江人麥宗七歲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有水取飲之遂知禽鳥之語長而百蠻諸

表之書無不通曉

費君不死

士友費文孫卒時行道皆爲嘆息或有流涕者余掩泣而嘆曰費君不死矣

愁破

阮簡久寓西山一日友携酒炙雞至簡大笑曰今朝愁破矣

西巖寺

永豐西巖寺旁有幽洞迂繞可數十里暗不可行好事者或持火入遊至里許但聞其上有聲若撐篙者然竟不敢深入

特謁壽星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觴客舉樂毛侍御過其地聞之乃屏騎往觀見堦前數人皓首蒼顏年可百餘歲不知孰爲老人也問之則皆老人子老人故後出問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溫

特來謁壽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客問所以答曰某幼時遇劉伯溫相言我當百八十歲後有客與我同名者來女逝不遠矣觴罷客散老人果沐浴而卒

體縮

大歷中邛州州將魏淑膚體洪壯年方四十忽飲食日損支體日銷未周年縮小如嬰兒母妻更相提抱已復漸進飲食體亦漸長半歲乃復

其初

信記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𡸣鬱儀閲

劉大將軍

劉大將軍綎南昌人名播遠夷係海內夙望者幾二十年東虜猖獗乃就家調綎徃征虜人聞之膽懾時經略楊鎬素與綎不恊欲使長驅擣虜綎曰虜勢方張難可猝圖且地形未諳深入

恐不利鎬怒曰國家養士政爲今日若復臨機推阻有軍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劍于軍門縱不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進兵大破虜陣連擒其巢者三四養子劉昭孫曰孤軍深入而援兵粮糧無一至可退師縱曰女覩楊經略豈復肯憖遺我輩耶報主致命得其所矣軍次清風山人馬俄乏方與諸士解甲暫休昭孫進曰腥羶氣不可當恐有虜兵至縱登山望曰此杜將軍旗

幟䍐相約會戰登其來耶騎崧已昭發虜襲其旗幟奄忽擁至綎不及防爲冷箭射傷左臂又戰復傷右臂遂遇害天下莫不哀綎之死而切齒于鎬也

玉整花

蘭一名玉整花冬宜茶澆平時宜清水種法春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不濕者恐冰也茶則不冰

竈有三十六神

竈之爲神號曰司命常在人家記人過犯月晦之日纖悉以聞竈有三十六神所謂五方五帝竈君五方五音竈君五方五相竈君十二時神竈君大竈君小竈君天竈君地竈君新竈君故竈君內竈君外竈君丘竈君竈君夫人紫微大神玉池夫人六甲父母六癸玉女光鼓織女竈下炊母行火力士文壘小吏火父炊母擔樵力

士高良君子突上姹女硎上童子左扶右扶天帝丈人左房右房天帝長兄左溫右溫天帝嬌孫左輔右弼天帝嬌女乃至天帝大夫天帝都尉五官六府皆竈神也

第三天子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大靈豆

陳摶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饑筋骨愈固顔色反嬰

艾

艾曰福德綿一曰草師婆靈芝之一名希夷一名壽潛

野馬

鶩湖峯頂一日有野馬出遊純黑色高可六七尺見人則駭而逸時諸僧咸見焉

原缺

胡貞姑大理少卿閏女也閏既死節女沒入功臣家爲奴後同郡有仕者見而携歸貞姑痛父以忠遇害遂終身不配

一滴泉

與安岑山洞有一滴泉僧人以石缸盛之水盈缸面不溢邑人有病每取飲隨差

扶老

鷲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蛺蝶一名春駒鶺鴒

一名花冢一名內史黃鸝閩中呼爲楚雀鯉一名稗龍

夜歸憑兒

卓敬少將嘗讀書山館中夜歸失道得兒憑歸比入門視之乃黑虎也

山天志

玉山程博士燁博洽具裁識遊王元美諸名士間嘗著山天志百餘卷王令載其書至吳欲爲

梓乃束書蘽盈車至浙邸被火悉爲燼王嗟悼不已子光祿福生以寫梅擅稱

山帶

張野盧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夢肩柢石

德興一農家田中有大石礙耕命石工取踰月

不可動其人忽夜夢以肩盡力抵石捲入水溝中去厥明往視果然

鐘自鳴

甲寅歲中秋節永豐縣泮宮桂花盛開諸廣文觴客其下忽聞懸鐘自鳴踰時方止

靦皮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𧝕囊

噓氣成雲

庾肩吾常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夏日會客肩吾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蛙化鵪

石城王孫䘺鍠一日坐山齋微雨見一蛙於石鉢上化為鵪

巨棺

玉山有人體軀豐肥無比乃豫買巨木造棺一日有僧至家其軀之豐肥與巳無二與以錢帛

俱不受問何所須曰願乞公巨棺耳其人即與之無吝色後數年解糧往京舟次某地病故家人買巨棺無所得偶憩一寺見前僧出焉家人告以故僧曰前棺故在願以見還其人始得殮

自見其耳

漢昭烈帝能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王右軍年十二見前代筆說于父枕中竊而讀

之不旬月書法大進

無夷

河伯曰無夷即馮夷山海經冰夷

食中蠅

蘇長公性不忍事每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無貳爾心

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者猶有所未決也聖心不決政爲君臣之義故畢士直以天定之若

云衆寡不敵便是富天下矣且於仕人無敵之旨謬

尺牘

往余於尺牘尚雋稍沿魏晉聲口劉生日杲云宜進而古余深然之因出舊稿悉焚去更爲秦漢人語然夙習已深每伸紙不免去而復來戛戛乎陳言之去始殊覺苦習久乃安洵哉後生之起予不淺也

李西平

李西平有子十五人知名者愿憲愬

動心寂寞

吾人自視宜大自視大便不屑偶非類從來名士未有不落落寡諧者彼雖門庭蕭寂而詠歌一室晤言千古覗當世猥瑣之流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獨往獨來夫何慊乎哉楊子雲寂寞草玄門無過客未免動心王莽謬加恭敬遂

不勝知己之感至爲劇秦美新以阿之而生平名節一日頓盡矣蓋自視小故也

械虎

祝廷璿山居多虎祝爲設機械宛轉曲折虎入不得出親族故舊聚族而觀者甚衆祝以其煩遂毀不復作此技

安庭栢

安庭栢善誣毀雖至親密友遇安處其間無不

怨詈絶交晩年兩頰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以死

丘濬媿其夫人

丘仲深濬瓊州人淹博羣書而好爲詭辯其論秦檜則曰宋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武穆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是非頗謬多類此濬因中官李廣得入相每事欲有紛更時王三原恕有

重望爲濬所嫉陰㗛太醫院判劉文泰論之恕
遂引疾去踰二年濬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
曰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非若也耶
何弔爲人謂濬媿其夫人多云

牢九

牢九今湯餅也

大小歐陽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稽遂良須手和

墨調精紙良筆方書詢子通亦善書而名亞於父時號大小歐陽體

秘景符

禹代鯀治水民爲聚秅石有黃龍助之開江九載而功成乃沈秘景符以鎮五千水患至今賴之

玄鹿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

爲玄漢武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人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偶記卷之七

偶記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㙔鬱儀閱

瑞雉

杜宇一曰杜鵑一曰子規周公謂之巂師贖謂之鶴屈平謂之鵜鴂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巂燕戴德謂之瑞雉司馬遷謂之秭鳺楊雄謂之子鴂王逸謂之買鶬張揖謂之鸐鶬沈瑩

謂之鷤鴂張華謂之怨鳥郭璞謂之子雟常璩謂之子鵑徐廣謂之子雉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

瑞英簾

渾瑊家蓄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身有光名瑞英簾唐宮禁中物也

兎目鼠耳

槐生入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如規二旬而業成

三秦豪傑有幾

康海李夢陽同爲閹中人各自負不相下後劉瑾搆夢陽下獄欲致之死李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康曰是誠在我卽上馬馳至瑾門瑾素欲交康常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卽攝衣出迎因留飮康譚笑睨瑾曰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先生試言之康曰昔桓溫問

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蝨而譚世務三秦豪傑含猛其誰何溫闍若此哉瑾疑其譏已面有慚色因問曰方今三秦豪傑有幾康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樞者意葢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海何能爲役瑾因問之則曰海不敢

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illegible]
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
靴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
李夢陽乎此人罪當誅康即起出曰海不敢道
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李得赦出

昔昔鹽

樂府有昔昔鹽羽調曲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
之類

公差迷路

星子一公差夜行迷路見林莽間有火光跡之有三人席地向火厥狀殊常其一鼻垂至口以手自捉之曰我有長長鼻其一以舌舐眉曰我有長長舌其一伸手可八九尺曰我有長長手公差惶遽亟向懷中摸得官符向三人大聲曰奉官勾攝女等言畢各潰散火亦滅

鳥獸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夢得瓜

焦華父病甚冬月思瓜華求不得一夜夢人謂曰聞子父病思瓜聊以相獻華拜而受及寤果有瓜在手香美異常父食而病愈

小様驪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用龍腦煎酥製小様驪山圍方丈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

閨秀

彭雲徵妻爲瑞昌宗女能詞賦雲徵嘗遊楚送之以詩有三秋念子猶彈鋏九月無人爲授衣之句眞閨房之秀也

石判官

甲寅歲多雨玉山葛公塘邊有一山忽崩陷中有石人立手執管狀若判官者然人咸訝之

高麗進士

洪武辛亥進士金濤高麗國人以不習華語歸還其國爲官景泰甲戌進士黎庸阮勤天順庚辰進士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進士王京嘉靖癸未進士陳儒俱交趾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儒仕至右都御史

訛言閏十二月

庚申冬郡中訛言閏十二月時新曆已頒行閏爲來歲之二月矣而訛言不休或云有飛報到

或云有移文至一時人心搖搖靡定究所從起乃一人負債甚大慮債主殘冬索償造爲此說冀得少紓而負債家競相傳布繇邑而都而通郡而他府煽惑愈遠至兩月餘始息曰爲改歲矣計亦狡矣哉

屠儀部

屠緯真儀部以文章擅譽當世顧性豪爽囊無餘貲每出游覓文客贈金常滿槖歸輙散之親

黨故舊聞頃刻都盡

輭玉

興國有輭玉可直可屈

井星有異

李雲將兵豐城入營偕友人露坐夜分指星象曰井星有異應在南陲大帥當有罹其災者不數月果有滇南之變

臨清狐

臨清東阿之間有兄弟兩狐貝姓號善譚論好義多豪舉屋宇弘麗飲饌精美與石鴻臚善石嘗謂人過其地刺訪之勝與俗人談

腹寶

京中人家有小兒病黃瘦諸醫莫效一夷使見之請以重價買去其家不肯夷使曰若且死見鬻尚有生理其家固不與踰年兒果死後夷使再至其家聞之頓足人間故曰是兒腹有異寶

取出可得生死則寶隨氣散矣悵惋而去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號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六經

視師疾

費文孫疾時其弟子程康棐自薌溪走百里往

視問醫調藥扶侍惟謹凡月餘而文孫卒程哭

悲盡哀家亦貧受知鄒郡丞每有贈金輙分半以遺其諸孤師友之誼于今邈矣錄此以風厚也

劍俠之流

陸大金吾炳與趙夫人玩雪密室中忽于雪上見人影詫開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陸心知為劍俠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疊杓曰僕為人主守三尺奈何相逼若金幣唯所

欲五人曰金幣何用一人袖出十石乃異寳以視陸曰此寳本有雙其一在公願相假陸曰誠有之不爲公惜弟不記置何所非可造次索耳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囊金盒中陸不得已取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于我輩不然恐于公不利陸唯唯即躍高屐升屋去其行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牘集鄰宅兒邏獲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過訪陸附耳以五人名

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輩耶即直指何能爲陸佯應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陸吐舌食不下咽者數日

山獐

嶽法山有獸名山獐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驢生卵

聞一遊僧云曾見驢生卵又鷲湖一僧云嘗見

一猫爲鼠所殺

命在斗牛

韓退之與蘇子瞻生辰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生平致謗特甚

乇之薪燃紅紙

弋陽黃編脩見爲夏少師甥汰侈無度窮極珍饈庖人鐺鼎間晝夜不息偶雪夜値薪告乇取雙紅紙五千燃之後其父亡少師被僇不數載

至乞于市又纍纍數十年而死

緯好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四門博士

漢唐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蒞同科稱爲四門博士

井鳴

丁巳初夏吾邑龍田坂有古井忽鳴水湧起作黃色如是者三日

閉門羹

宣城妓史鳳待客有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連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夢中來

賣藥王老

賀知章嘗持一珠貽賣藥王老訪黃白之術王老即以易餅共食賀色似吝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繇得

萍

柳絮入水爲萍故李于鱗詩歎心楊柳花春風爲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薛度弘

薛濤字度弘喜種菖蒲

浩浩白水

管仲妾名婧桓公出遊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婧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耳管仲喜以報桓公遂舉以爲師

燕公記事珠

張燕公說有記事珠珠紺色事之忘者翫之則

復能記又外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鳩杖

漢制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糜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

五世吏部

何尚之子偃孫戢戢子昌寓孫敬容五世爲吏部謝莊子朏及瀹朏子譓瀹子覽孫溫四世爲

吏部

黄河清

今歲庚申八月黃河清自十五日巳時至十七日申時凡三日　聖主當陽之兆與天河清難俟昔賢攸嘆余何幸躬逢其盛也喜而書之